

山林的懷念

—橫貫公路徒步旅行記遊



八月的午後，仍有幾分燥熱，靖、翔和我同車向台中，參加橫貫公路徒步旅行，極目窗外，田野一片翠綠，遠山綴上了一抹赭紅。一旦拋開繁重而沉悶的功課，走向多年渴望而于夢中一再湧現的山林，有一份難以形容的愉悅，高山、森林、雲濤穿梭際，在隆隆車聲裡譜着新的「維也納森林的故事」。

抵達台中，迎面的鳳凰木依舊吐着火紅花蕊，綴點着夕陽街道，我們走向台中農校報到，北醫二十二位同學，家專大同工專台中一中女中七十人匯成了浩蕩隊伍，等待着山林之行。記憶裡台中是一個淳樸的城市，而今高樓林立，南夜的音樂燈光令人留戀，綜合大樓的雲梯，台北佬第一次嚐新了，驅車向霧峯林家花園、閉池殘亭、姪剝孤墳已不復昔時歌聲水榭，醉月飛簾的盛況了，山上滿是桂圓樹，結實纍纍，小林和我墊着肩，攀上枝頭，儘情的採，像一對無知的頑童。我們這一羣，遊蕩在街頭，頭上的草笠，腳下的布鞋成了最土的鄉下佬，但理它呢？台中，我們只是匆匆過客，山林才是我們的目的呀！颶風雨後，山路塌了，山裡來電，我們仍須留待台中，翔租回滿懷的小說，灌一壺水，取出行囊裡的糖，斜臥着，閱卷有益吧！行萬里路，總得讀萬卷書呢！小陳直罵「墮落！墮落！」吧焦急是每一個等待的日子，山在呼喚，奈何我們只有枯守台中？

第三天，路通了，我們分乘二部車往霧社，車輪如飛的輾過零散的村集，一重山，再重山，我期待的心躍出胸口。在霧社營區前方停車，這裡有霧社事件殉難塚，是紀念十九年反抗日本迫害，爭取自由，遭日軍集體屠殺的山胞，我們步行前往憑弔。霧社山上有介壽亭，傍晚登臨，晚風習習，煙嵐漸起，悠靜極了，只有夏蟲的鳴聲，點綴這周遭的寂靜。山腰有零落的山胞茅舍，屋頂覆蓋茅草，山真岩，只能聊避風雨，我們走過時，有山胞伸手要煙，只是我們都不是雲霧客，搖搖頭走了，山前一流溪水流向萬大水壩，溪水湛藍得眩目，真想躍下泡個痛快，霧社有許多水菓，水蜜桃已過時了，梨正上市，小而甜，滿足了我們這些饕餮客。

• 藻 塘 •

車抵昆陽，開始真正的徒步旅行，迤邐山路，直入叢林密菁，寒雲拂面，冷雨浸心，我們加快腳底的速度，飛奔向前，攀登武嶺，我們已登上山的最高峯，三二七五公尺的海拔，乃是全省公路的最高點，沒有征服的快感，却像是倦遊歸來投向母懷，無比的興奮，直想放歌了，佇立山際，俯瞰山谷，滿眼是墨綠的杉木林，山腰上一片鵝黃，是廣大的草原，啊！不是草，是竹林，平地的修竹，在這高山上只長成不盈尺的小草，柔軟得令人想打幾個滾，山頂上却是寸草不生的山岩，爛着一片片灰紫的光芒，明媚的色彩，織成了一幅山野的圖案畫，東方睥睨羣山的是齊萊主峯，簇雲圍繞山際，陽光漫射着縹緲金暉，同伴們低吟着「香霧迷漫，祥雲掩擁，蓬萊仙島清虛洞，瓊花玉樹露華濃……」置身此境，是人間？天堂？

合歡山有廣大滑雪場，當雪花紛飛之際，馳騁在這無垠的銀色世界，是何等快事！而現在正值夏日，茂草盈膝却是綠草的山原，我們揮着展出的滑雪桿，只是徒然懷想，雪花也只有聽憑詠絮才女說什麼「未若柳絮因風起」了。啊合歡山，來年雪花飄飛時節，我定再前來，畢償今日未竟思念。到了大禹嶺，艷陽當空，只是地高天寒，直凍得躲在被窩裡抖索，這裡備有大禮服——寬大的棉襖，又笨又重，穿起來却很暖和，在晚會裡穿上，跳山地舞，依然是翩翩舞影，衣袂飄然，歡笑響徹了沉寂的山谷。第二天一早，露水仍濕，山猶在睡夢裡，我們離開大禹嶺，指導員一再相送，方才揮別，珍重聲數里相呼應，難道是寒地裡才感人間溫暖，高山上的友誼更形崇高？

林海，傘蓋似的綿延在青色的山脈裡，碧綠神木顛巍巍的穿掠雲天，君臨着這森林的王國，二千多個歲月的刻痕，充實在它粗大的褐色的樹幹裡，環繞着它，我着實走了二十三步，二千年前，是荒蕪之際吧！它已開始了生命在這雨露風霜，雷電不已的山林裡，雖神木不遠有一株大樹倒了，孑孓的枝樞，倔強地臥在新場的泥土上，是對上天的抗議？或是訴說着生命的無恒？再回顧神木，就更覺崇高無比了。

歡聲停了，歡笑聲也遠了，狂歡的晚會散後，顯得格外的寧靜，慈恩的夜晚，沒有月光，夜雨泛着淡淡的微光在白色的氫裡，虬結的樹影是一幅潑墨畫，浸沉在夜的藍海裡，像是第一次領略了夜的柔美，慈恩，我靈魂的初夜，今夜在你溫柔懷裡，我願能枕一架白雲，擁一山淡紫色的夢。

從慈恩到天祥，有34公里，是最遙遠而艱苦的行程，背上行囊，我們邁步向前，環山大道，螺旋似地圍繞，半天仍離不開一座山，不禁有三峽朝見黃牛，暮見黃牛的感慨，一個接一個的隧道，裡面是一片漆黑，山水不斷的滴落，提着電筒，我們併肩攜手，呼嘯而行，像一羣穿越水壩洞的猴子，山水飛濺，汗流不已，一抹袖口就擦去了，腳底起泡，仿如不覺，只為陶醉在這山色裡，煙山如畫，立霧溪在腳下，水聲潺潺，林嘯不已，林深處，偶而幾聲拍刺，是寒鴉歸巢，斷續鳴聲，更增幾分寒山寂寥。啊！天祥山莊在望，拚最後一口氣，爬上斜坡，在庭院裡，找一塊大石領，臥下來，像一座冰山，傾刻崩了，我撫摩這雙腳掌，仰望山際的白雲，可憐的人類，當你來往奔波之時，何曾強過那一片漂泊無定的雲？

九曲洞是橫貫公路勝景，路由半山鑿石而出，奇巖對峙，曲徑蜿蜒，隧道貫穿其間，深邃而幽暗

，淡水流下來，灰濛濛像一抹鉛色的雲，擊在崩落的岩石上！，奔騰飛躍，不斷激起歌吟的歌，兩岸聳峙，是不能攀援的峻險，峭岩缺處，一隙藍天，湛藍而深遠，猛然憶起一個遺忘已久的神話：有一個美麗的公主，被女巫埋在一座大山裡，王子爲了救她，變成一隻鳥，從山頂上，不停的啄着，終於敲開一隙缺口，救出了公主，我知道這不是神話的世界，但我如何能遠離神話似的幻覺。

太魯閣在山地語是山巒連綿不斷的意思，在一脈青翠掩映下，可見紅色的長春祠，祠前奔瀉着喘急的瀑布，這裡供奉着建築這條公路殉難的二百十二位工人，貢獻了生命最後一滴血汗，爲這綿綿山路，此刻他們靜靜的長眠了，在這亙古長青，層巒疊嶂的林裡，有輕風吹拂，微雨時沾晶瑩的淚。我們悄然走過，心中蕩漾着無比的敬意。

長春祠前方，東西橫貫公路的牌坊岸然聳立，是公路的起點，而旅行却近尾聲，車過花蓮就是別離時候了，九天來生活在煙山樹海裡，以笑語，歌聲編織着一串彩色的夢，而明日下了山，回到煩瑣的生活裡又將是無夢的日子了，讓我說一聲再見了，山林，我揮手向山林的朋友，向那一瞬的微笑，啊，雲深處，山影黯然，難道也是爲了悵別愁緒？

夜歸人

拖着蹣跚的步子，
帶着迷濛的睡意，
踏上那寂靜，漫長的歸程。
牛毛樣的細雨，
輕吻在我微微發熱底面頰。

朦朧中——
妳底倩影，依稀浮現在我的眼底；
是那麽嬌小，可愛；
那麽天真，活潑。
怎奈無情風雨，
摧使我們勞燕分飛。

景物依舊，
佳人何處覓？
呵，今宵，
我——醉了——！

甲辰十月初五子時

憶殘